

大学理想和理念漫谈

邬大光¹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大学理想和理念体现的是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关于大学发展规律的总结和概括,是体现大学追求的一种文化,是大学的品位和精神。大学理想和理念是对大学宗旨和使命的认识,大学理想和理念是对“大学是什么”的一种表达,它规定了大学发展的路径和方向。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在变,从而引发了大学理想和理念与现实的矛盾冲突。在新的时空背景下解读或重构大学理想和理念,必须考虑使“经典”与“现代”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

关键词: 大学理想; 大学理念; 大学使命; 大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03(2006)12-0001-05

On the ideal and idea of university

WU Da-guang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ideal and idea is embodied with the inner logic of university development. It is summarized for the development law of university. It is a kind of culture for a university. It is the character and spirit for a university. The ideal and idea is on the recognition for the purpose and mission of a university. The ideal and idea of university is an expression of “what is a university”. It stipulates the way and direction of a university development. With the social development, university is changing. This caus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ideal and reality. Under the new background, to interpretate or reconstruct the ideal and idea of university, we must consider keeping the suitable tension between the “classic” and the “modern”.

Key words: university ideal; university idea; university mission; university development

大学是人生的平台,大学是汇集理想、产生理想、实现理想的家园。想读书的人,把上大学看成是自己的理想;学习好的人,把进一流大学看成是自己的理想;想做学问的人,把在大学工作看成是自己的理想;已经在大学工作的人,把大学有一个自由的学术空间看成是自己的理想,能够放飞自己的思想。

每个走进大学的人,都带着自己的理想,每个与大学相关的利益群体,都会向大学施加自己的理想。大学因理想而生,大学因理想而存,大学也因理想而发展和变化。理想赋予大学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大学也赋予理想更广阔的空间和内涵。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理想,既给大学理想和理念的构建带来了压力,

¹ 收稿日期: 2006-11-17

作者简介: 邬大光(1957-),男,辽宁锦州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理论、民办高等教育研究。

同时也成为大学发展的动力,最终形成大学的理想和理念。是人们的理想推动和支撑着大学,并逐渐演变成大学的理想;大学的理想和理念则在历史的积淀中,从历史和经典走向现代。

—

在大学理想和理念形成的过程中,不仅存在许多有趣的现象,也还有许多痛苦的选择。这是因为,大学既是理想的,大学也是现实的;大学既是经典的,大学也是现代的;大学既是永恒的,大学也是变革的;大学既是精英汇集的场所,大学也是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的地方;大学的内涵既是精神的,大学的形式也是物质—制度的。大学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冲突中选择,大学在经典和现代的博弈中寻求发展。因此可以说,大学理想和理念是一个神圣的话题,是一个严肃的话题,有时候又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同时还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之所以说大学理想和理念是一个神圣的话题,就在于大学本身就是一个神圣的机构,是一个精神的家园。人们曾经把大学比作“象牙塔”,大学把远离社会、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看成是自己的“天职”,尽管社会的各种诉求不断要求大学走出“象牙塔”,但作为大学自身而言,对“象牙塔”始终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因为“象牙塔”代表着一种精神和理想寄托。以至于西方早期大学的选址和建筑风格,都深深印刻着“象牙塔”的痕迹,牛津、剑桥等大学远离中心城市和古城堡式的建筑风格,就是“象牙塔情结”的真实写照。曾几何时,大学走进“象牙塔”,就好像走进了“神圣”;大学维护“象牙塔”,就好像在维护着神圣;大学走出了“象牙塔”,就好像走下了“神坛”。

之所以说大学理想和理念是一个严肃的话题,是因为大学是追求真理的地方,是知识精英汇聚的场所,大学是知识精英的家园和归宿。大学理想和理念曾经是知识精英的“独有话语”,是知识精英对真理追求的一种不可侵犯的“特权”,并隐含着深刻的道德和精神的内涵,乃至献出生命的含义。“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既是学者从事学术应有的一种品格,也是大学理念的一种表达方式,故容不得任何的虚伪和功利。真理是严肃的,学术是严肃的,大学理想和理念更是严肃的。在大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对大学的“高山仰止”,其实是对知识精英的学术活动及其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一种“崇拜”。因此,大学理想和理念就不仅仅是大学生存中的一部

分,更是知识精英群体——学者生命中的一部分。

之所以说大学理想和理念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就在于大学理想和理念的“繁荣”,往往隐含着一条信息,那就是大学理想和理念一定是出现了某种缺失。对大学理想和理念的探讨往往建立在某种危机意识的基础之上,伴随着对大学发展的一种忧虑,预示着对过去大学理念的“否定和重建”。可以说,任何新的大学理想和理念的提出,都折射着大学危机的影子。产生大学理想和理念的时代,也就是大学的转折和危机的时代;大学的转折和危机的时代,也是大学理想和理念危机的时代。大学本应该是“没有杂草的花园”,人们试图通过对大学理想和理念的表达,重新唤起对大学的精神关怀——大学为何而存在?

之所以说大学理想和理念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就在于大学是永恒的,大学是各种社会组织中最为稳定的机构之一。大学的永恒,造就了大学理想和理念的永恒;大学理想和理念的永恒,使得大学的组织体系永远保持着自己的“内在逻辑”。在大学的延续中,大学理想和理念作为一种精神支柱,始终支撑着大学的发展,并成为一种特有的组织精神和文化。大学的职能和内涵在拓展,大学的结构和功能在优化,但作为理想与理念的载体,大学对自己形成的理想和理念抱有一种“高度的忠诚”。例如,大学自产生以来,始终坚守着被称为“大学理念”的两个基本原则——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乃至在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世界高等教育宣言》中,亦再次强调:“学术自治是高等教育机构的永恒原则”。永恒是因为大学理想和理念不能割断历史,永恒也是因为大学不应该迷失自己的精神归宿,大学在变革和发展中体现永恒。

—

从本质上来说,大学理想和理念体现的是大学发展的内部逻辑,是关于大学发展规律的总结和概括;是对大学宗旨和使命的一种理性认识,并对大学发展的实践路径提供精神上的指引,它体现的是大学的一种追求、品位和精神。大学理念一经确立,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它又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甚至不得不留下时代的烙印。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已经在变,或者说大学不得不变,大学的理想和理念开始受到挑战。旧有的大学理念会逐渐消失,新的大学理念将会涌现。但是,无论怎样变化,大学理念

和反映大学本质属性的内核不会丧失,否则大学将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

大学在变。从国际的视角来看,大学的称谓在变,以至于很难用传统大学和现代大学两个概念来涵盖,巨型大学、职业大学、一流大学、企业大学、公司大学、营利性大学、创业大学等,大学概念在发生着快速的语言流变;大学的组织架构在变,从董事会、教授会、学术委员会到基金会、教育公司、教育集团等,大学越来越多地具有了企业的特征;大学的边界在变,大学不再仅仅是没有围墙,而且跨出了国界,教育服务、教育贸易、无边界高等教育等,大学早已进入了全球化的轨道;大学的融投资方式在变,政府的财政拨款在不断减少,除了成本分担,大学要通过社会服务和科技成果转化获得资金,有的还要到资本市场上“找钱”;大学的属性在变,公益性不再是大学的惟一属性,产业属性开始彰显,进大学不再是“免费的午餐”,即使是在西欧福利国家,上大学作为“免费的午餐”亦开始进入倒计时阶段。

我国的大学也在变。除了与国际上大学变化的某些趋势同步之外,我国大学的变化同时还具有自己的“特色”。例如,我国大学的办学体制在变,私立大学在经过几十年的“断裂”之后,以“民办大学”的概念再次出现,即使在公办大学的体制内部,也出现了民办大学的制度安排,从“二级学院”到“独立学院”,从“国有民办”到“民办公助”,“民办”的外延和内涵都在拓展;大学的管理体制在变,行业办学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二级办学、三级财政”的管理体制初步形成;大学的融投资方式在变,在国家财政拨款不断减少的背景下,即使交费上学、成本分担也已难以维持大学的运转,“校银结合”——向银行贷款开始成为大学发展的融资手段;大学的发展目标在变,做大做强、国际上知名、世界上较有影响,乃至“东方的哈佛”、世界一流大学等,已经成为许多大学的奋斗目标。

中外大学的种种变化,既给大学带来了发展,也给大学带来了茫然。即在大学的变化中,我们是否还持有大学的理想和理念?面对大学的变化,我们应该持有怎样的大学理想和理念?对已经发生若干变化的大学,原来的大学理想和理念是否还有自己的空间?大学在跨越了近千年的时空之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审视已经成为大学生命中一部分的大学理想和理念?是否应该建立新的大学理想和理念?面对大学的变化,我们经常地问:是否存在普适于一切时代和所有大学的理想与理念?

因为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大学在不断地拉大与

大学理想和理念的距离。我们承认,现代的大学已经不再是“闲逸的好奇”,也很难再以“闲逸的好奇”为目的而存在。但如何在大学的变化中给“闲逸的好奇”一点点空间,而不是仅仅流于满足社会的各种需求,现代大学似乎并没有找到应有的答案。大学从“闲逸的好奇”到满足社会需求,从生活的准备到成为生活本身,以至于成为生存的手段,大学经过近千年的演变,其中的最大变化莫过于社会需求释放了大学的工具价值,提升了大学的功用空间,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大学理想和理念的茫然。人们在分享大学变化的成果时,也感受到了精神上的缺失。

对于大学的变化,我们有理由为之赞叹,也有理由对之责难。一方面,大学的功能不断地得到释放,社会的价值不断彰显;另一方面,源于知识逻辑基础上的大学理想和理念,开始受到社会需求——政治逻辑、市场逻辑的挑战,大学变得不再是“净土”,不再是“没有杂草的花园”,也不再仅仅是“精神的家园”,大学的理想和理念开始被人们淡忘和悄然搁置。以我国大学为例。今天,我们赋予大学的责任实在太多,给与大学的空间实在太小,并且许多责任又都上升到了“使命”和“时代”的高度,几乎大学的每一项活动都需要从“使命”的角度给与回答。而我国大学发展的真实状态是:大学的规模在迅速地膨胀,大学的膨胀使得校长不认识自己的教师,教授不认得自己的学生,以至于“大学不是坐落在城市里,而是城市坐落在大学中”;大学的膨胀,使得大学似乎又回到了最原始的“行会生产方式”中去了。例如,大学中的基本活动——教学与科研工作量的计算,都可以通过类似于生产队“计算工分”的形式体现出来,并最终转换为货币。再如,作为教师的“天职”,给大学生上课,不得不从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层面上作出规定。对于这样一种变化,大学理想和理念已经无法关照,它已经超越了大学理想和理念的范畴。大学已经不再具有精神的价值,大学理想和理念在悄悄地远离大学,大学也在默默地承受着大学理念的缺失,能够恪守大学理念的人似乎也越来越少。大学里的人们似乎已经没有时间去思考大学存在的精神价值,更遑论什么理想和理念。在大学变革的过程当中,人们已经不太在意大学理想和理念的内涵,甚至曾视学问和真理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也无暇思考大学的理想和理念。大学似乎不再神圣,因为大学已偏离和放弃了已有的大学理想和理念。大学累了,大学里的教师累了,大学的校长们似乎更累了。

如此种种,都在不断表明构成大学的根基在变,

大学的发展逻辑在变,影响大学的力量在变,对大学的诉求在变。大学的变化,引发了大学理想和理念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今日人们对大学各种浮躁和功利的批判,乃至对学者学术道德缺失的鞭笞,都是在寻找昔日的大学理想和理念,都是在维护大学的神圣,人们又开始怀念大学的“闲逸的好奇”,怀念那种“休闲的活动”,而不是“工具”和“跳板”。

对大学理想和理念的溯源,人们之所以习惯于从历史的家园中寻找;对大学理想和理念的解读,人们之所以离不开中世纪的大学;对于大学理想和理念的描述,人们之所以喜欢用“经典”二字,就在于“经典”既反映了大学理想和理念的神圣和不可动摇,也反映了大学历史的悠久。但是,对于大学的发展和变革,既需要大学理想和理念的坚守者,也需要大学理想和理念的创新者。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世界高等教育宣言》已经明确指出:“21世纪的高等教育必须以其未曾被要求的方式进行改革”。

自民族国家产生和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大学的实践活动早已超越了中世纪大学的活动范畴,大学的发展轨迹已经不完全是按照知识和学术的逻辑展开,大学是在社会需求与知识逻辑共同作用下发展。而进入我们视野的大学理想和理念,更多地具有“历史与经典”的含义。因此,每当我们从新的角度——社会需求审视大学理想与理念时,对之总免不了产生无尽的怀念和思恋。很显然,最初大学理念的提出,是无所谓时代特征的,更没有任何社会形态或经济形态——“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的痕迹,它是超越任何一种社会和经济形态的“精神产品”,是对自由和学术在精神层面上的一种“原生态”的表达,是一种隐含在大学和学者精神世界中的形态。但是,现代大学已经走出了“象牙塔”,或者说现代大学不得不走出“象牙塔”。因此,在这种溯源和解读的过程中,人们流露出一种怀旧的情愫,是十分自然和可以理解的。

可是,当我们赋予大学理念以现代含义的时候,往往会陷入一种茫然和“真空”,最后只好回到历史的思维中去。

三

在一定意义上说,大学理想和理念就是大学校长的理想和理念。因为只有大学校长的理念才有可能付诸实践。在整个世界大学的发展史上,那些保

留下来的经典的大学理念,往往是大学校长们的理念,而且是那些一流大学校长们的理念。例如,纽曼关于“自由教育”的主张,洪堡关于“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见解,科尔关于“多元巨型大学”的思想,博克的“三A原则”(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等,无一不体现出大学校长办学理念的生命力。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所一流大学的形成,都有一个知名的大学校长,而这些知名的大学校长,都有着自己的办学理念。我国一流大学的形成也不例外。

谈到中国大学校长的大学理念,不能不提及北大前任校长蔡元培和清华前任校长梅贻琦。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曾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在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北大)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引自高平书,《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版)》,1998年第2期)蔡元培校长的“兼容并包,海纳百家”,以及梅贻琦校长的“大学,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是中国大学校长对大学理念解读的精华。直到50年后,二位校长办学理念的影响力依然如旧,只不过所起的功用却不尽相同,更多是成为了一种“装饰”。

不知从何时起,我国的大学校长对大学理念也突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光明日报》特地开辟了“大学校长论坛”,并最终结集成书,但属于理念的东西似乎还难以发现。最近几年,涵盖不同层面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更是如雨后春笋,但留给我们的印象,更多的是中外大学校长对大学理念理解的反差。

在我国大学校长“大学理念热”的过程中,不能不提及武汉大学前任校长刘道玉2005年出版的《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这本书。在我期待着能够看到我们中国的大学校长写出具有“时代特色”的大学理念著作时,刘道玉校长的这本《自白》应该说是“黑色幽默”。以“自白”的方式阐述大学理念,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这应该说是第一本,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本。它留给我们的更多的是思考的空间和辛酸。

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是为学者服务的理念,是为保护和探讨真理而发的理念。因此,大学理念也是学者的理念,也就是教师的理念。经典大学理念的提出无一不体现了教师的价值,因此教师就成了大学理念的受益者和“守护神”,对大学理念的坚守

也就成了教师的天职。但在现代大学的发展中,学生的地位在悄然发生变化,他们也在争取在大学理念中的话语权利。“以生为本”、“从就业转向创业”正在成为学生们的基本要求。因此,构成今天大学组织群体的权利是让度和分化的,早期的大学权利集中在教师手中,在现代大学理念中,学生们的诉求也构成了大学理念的一部分。

无论提出大学理念的主体发生何种变化,大学理念都呈现出“形而上”的特点,它是一种价值判断,是带着对理想憧憬的一种价值判断,也可以说是提出者的一种“理想预设”,不同的个体从自身的感受和价值判断出发,会提出不同的大学理念。到今天为止,成为人们普遍共识的大学理念似乎不外两条,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对于这两条理念,《世界高等教育宣言》中进行了高度的肯定。可是,今天的大学并不都是沿着学术的逻辑展开,其中已经掺杂着原本与学术“水火不容”的市场逻辑。

大学与社会不同关系,会构成不同的大学理想和理念。西方早期形成的大学理念已经无法涵盖今天的整个高等教育实践。今天,影响大学的外部因素在增加,由于大学从社会的边缘逐步进入社会的中心,大学受到的外部制约因素也逐渐增加,社会要求大学扮演越来越多的角色,大学逐渐卷入在经典大学时期从未经历过的各种各样的要求之中,既要满足培养人才的要求,又要从事科学研究,还要参与社会服务,甚至社会还期待它扮演一个引领社会正气的批判家的角色。

大学理念需要弘扬,大学理念需要坚守,大学理念需要捍卫,大学理念也需要重新解读,大学理念更需要重新建构。大学理念不是虚无的,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时代意义,因而只是坚守、捍卫、弘扬经典大学理念已经不足以反映今天大学发展的全貌,经典大学理念已经进入重新解读和建构的时代。因为不同的大学理念都刻有不同时代的烙印,都是对不同时代精神的解读。没有现代大学理念,现代大学制度就无法构建;没有现代大学制度,大学理念也就无从发展。

中世纪大学以来,大学已经有了近千年的历史,但大学依然需要启蒙,尤其是对大学理想和理念需要启蒙。因为大学理想和理念不仅仅是一种“装饰”,还具有理论的“功用”。好像我们对大学理想和理念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解,其实我们还没有把握住其真谛。实际上,无论是经典大学理想和理念的坚守者,还是热衷于大学变革的推动者,其内心世界都在经受着怀旧与重建的双重“精神煎熬”,它是一个痛苦的选择过程。因此,在新的时空背景下解读或构建大学理想与理念时,必须考虑如何使“经典”与“现代”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大学的理想和理念是神圣的,但是正在走下“神坛”的大学理想留给我们的,似乎不应该仅仅是我们在大学理想面前不应再踟躇不前,还应该有一种新的思维和判断。

(本文责任编辑 曾伟)

• 高等教育学科博士学位论文提要 •

高等学校教学运作配套管理研究

厦门大学博士生 洪艺敏 导师 王伟廉
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学 答辩时间 2006年6月

教学改革是一个相当广泛的领域,它不仅包括教学本身的改革,还包括与之相关的管理体制和制度的改革。要使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取得预期的效果,需要把教学改革与管理体制改革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并使它们相互促进。

本论文对与高等学校教学活动相关、影响高等学校教学良性运作的管理体制、制度及其运行机制进行了研究。论文从梳理高等学校教学活动中存在的管理不配套现象入手,在对管理不配套的制度根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廓清了高等学校教学运作配套管理系统的范围,分析了其构成要素与结

构,揭示了配套管理系统及其各子系统对教学良性运作的影响;运用系统论、决策理论、组织理论、激励理论,探讨了高等学校教学运作配套管理系统的运行机制;同时进行改革实践,探索了高等学校教学运作配套管理改革的实践策略。

本论文运用系统论方法,将配套管理问题纳入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中,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视野,使该领域增加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范畴。

本论文运用系统论、决策理论、组织理论、激励理论,廓清了高等学校教学运作配套管理系统的构成与结构,提出了高等学校教学运作配套管理的原则,并从决策、组织和激励三个方面构建了高等学校教学运作配套管理的运行机制。论文初步完成了高等学校教学运作配套管理理论的构建,丰富了高等学校管理理论、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理论。

本论文从教学活动与管理活动的关系上,把教学改革与高等学校的校内管理体制和制度改革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从教学改革出发,对与之相关的管理体制和制度进行改革,探索了高等学校教学运作配套管理的实践策略。